

依智高是僂犹州人

· 农牧岗

依智高，中国壮族奉之为英雄；越南侬人、老挝佬人、泰国泰人，也都有关于他的传说，称颂他的英雄业绩。依智高到底是哪国人，长期给人迷惑，产生了许多误解。本文从历史的角度，以当时人的记载为依据，论证了依智高为中国广西靖西县东部人，能自圆其说，不失为一家之言。

宋代的依智高，是广西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壮族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壮族人民，素来对依智高怀有崇敬之情，把他当作英雄崇拜。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了一本由肖德浩、吕孟禧、吴中编撰的《千古南疆》。书中有“依智高祸起广源州，狄汉臣夜度昆仑关”一章，声言“依智高是越南高平人”！其中没有说明理由，不知其依据何在。这种说法，信口雌黄，不仅歪曲历史，而且严重地挫伤了壮族人民特别是壮族农姓群众的感情。

一、依智高是依存福的儿子

古来的史家大都异口同声说，依存福被交趾掳杀后，他的妻子阿依转嫁商人，生下个儿子。这商人姓甚名谁，未见说明。商人的儿子13岁了，杀死生父，冒姓依氏。这个杀父易姓的人，就是依智高。这些史家这样写，体现了他们传统的“春秋笔法”：依智高不是依家之种，自小杀父易姓，禽兽不如。他犯上作乱，是本性使然，不足为怪。

关于依智高不是依存福的儿子，而是阿依改嫁商人后所生的记载，最早当推《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该文说：“初，知僂犹州依全福并三州之地，而卒为交趾所虏，其妻阿依遂嫁商人。生智高，年十三即杀其父。阿依更嫁特磨道依夏卿，而智高冒姓依氏。”继后有关阿依在其夫依存福死后改嫁商人而生智高的还有南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7及元至正五年（1345年）成书的脱脱《宋史》卷459《广源州蛮传》。今移录于下：

初，有依存福者知僂犹州，其弟全禄知万涯州，全福妻弟依当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杀全禄、当道，并有其地。交趾怒，举兵掳全福及其子智聪以归。其妻阿依，本左江武勒族也，转至僂犹州，全福纳之。全福见掳，阿依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杀其父商人，曰：“天下岂有二父耶？”因冒姓依，与其母奔雷、火洞。

脱脱的《宋史》完全是祖述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是四川人，生于政和五年（1115年），成年识事时，依智高事件已经过去70多年，他对依智高的所知唯靠记载与传闻。从其行文的内容和格式看，均是据《宋会要辑稿》的文字而略有生发和补缀。如《会要》说全福为交趾所虏，李焘则添上“其子智聪”；《会要》道及全福的妻子阿依，李焘进一步交代了阿依的出身为“左江武勒族”和在什么情况下与全福结合；《会要》说智高杀其生父商人，

李焘更用了小说家的手法，让他再说一句显示性格特征的话：“天下岂有二父耶！”这些生发和补缀，《会要》内容具体了，人物活了，但未见于记载，李焘根据什么作这些添补，不能不怀疑其真实性。“靖康之变”，李焘已经12岁，南宋流徙临安，北方沦于金人，他自己也饱尝战乱之苦，这使他不能不痛恨一切反宋的举动。“智高年十三，杀其父商人，曰：天下岂有二父耶！”明显是李焘这种感情的流露。此情可原，因情而横生枝节，却不是信史。

关于依智高与依存福是否是父子的问题，可信的当为与依智高同个时候的人的记载。这些人中，狄青有《论御南蛮奏》，没有涉及其事。孙沔没有遗留文字，滕甫有颂其功的《孙威敏南征录》。该书说：“智高父常寇交趾，获焉。智高释父怨，因结欢好。”“常寇交趾”而被交趾俘获的自然是依存福不是商人。“智高释父怨”，这是肯定依存福与依智高的父子关系，不存在依智高杀生父而冒依姓的事。镇压依智高的第三员大将是余靖。在他留到现在的《武溪集》中有很多文章说及依智高的事，其中有些还大骂依智高，比如什么“彼依智高者，蠢尔溪蛮，生自凶族”（《进平蛮记表》）等，可没有什么依智高“杀父冒姓”的事。镇压依智高并布署、指挥捉拿依智高母亲阿依的知邕州萧注，《涑水纪闻》卷13载有他的一段话：“广源州地产黄金，一两值一缗。智高父由是富强，招诱中国及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恶之，遣兵袭虏之。智高时年十四，与其母逃窜得免。”这肯定了依智高之父为依存福。依存福被交趾掳杀时，依智高已经是14岁的少年了。依智高的第五个对头冤家为邕州人石鉴。他“晓蛮语”（壮语），“尝举进士不第”，与智高结有怨仇，是个忠于宋王室的人。他原无官称，因在镇压依智高中被余靖赏识，从此步步高升，在熙宁年间曾先后两次知桂州兼广南西路经略使。《涑水纪闻》卷13与《宋朝事实类苑》卷77记载他奉余靖和萧注之命派人离间结峒首领黄守陵说：“依智高败在朝夕。汝世受国恩，何为无事随之，自取族灭？且智高父存福，本居儂犹州，弟存禄为武勒州刺史，存福袭杀存禄而夺其地。又以女嫁广源州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袭杀刺史及其婿而夺其地。此皆汝耳目亲见也。智高父子贪诈无恩，譬如狼虎，不可亲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见汝且为虏矣，不可不为之备！”其中没一语道及依智高“杀父冒姓”的事，却认为依智高是依存福的儿子。说客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设若依智高果真有“杀父冒姓”一事，岂不蹈其所愿，紧紧抓住不放，尽情发挥？石鉴离间的对象是左右江结洞首领黄守陵，深知他熟悉依智高其人其事，是骗不得的，所以说了依存福“屠弟杀婿”之后特别强调了一句：“此皆汝耳目亲见也！”《宋会要辑稿》所说的依智高“杀父冒姓”既不是左右江结洞首领黄守陵亲见，当是摇笔杆的人凭空演义出来的。后来李焘补上“天下岂有二父耶”一句，固然使依智高性格化了，但却是杜撰的。

《梦溪笔谈》卷25载：“广源州者，本邕州羁縻。天圣七年（1029年）首领依存福归附，补存福邕州卫职。转运使章频罢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与其子智高东掠笼州，有之七源。”《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我国驰名中外的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生于天圣九年（1031年），依智高起兵时已经21岁，成年了。他进入政界后，熙宁元年（1067年）任昭文馆校勘；熙宁九年（1076年）后又奉命用12年的时间编写《天下郡县图》，有机会和充分的时间披阅历朝典籍和来往文书，所传述的自然不是无根之谈，比如诸书对依智高攻下邕州以前所行诸事都是笼统待之，无纪年可言，沈括却能以年纪事，说的脉络清楚，就是如此。他在文中对依智高为依存福之子无一异词，更不存在阿依转嫁商人生智高及智高杀父冒姓的事。科学家自有其定盘星，不会因情感所偏而渗假。《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四》载：皇祐五年（1053年）十二月，“广南西路安抚司言”，黄汾、黄献珪、石鉴等人入特磨道携得“智高母并其子弟四人”，并说第三年即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戮智高母于都市”。此事，司马

光《涑水纪闻》卷13有记载，说那时候“智高母年六十余，隆准方口；（弟）智光年二十八”；“继封年十四，智高长子，智高僭立为太子；继明年八岁”。阿依子孙4人被押在京城，要审要杀，各人的年龄与实际相差不会太大。司马光当时为官京城，所言当为亲闻目见。由他说的阿依“隆准方口”一语，可知他是据实而言。如此，则依智高之弟依智光生于天圣六年（1028年）以前。沈括《梦溪笔谈》卷25载，天圣七年（1029年）广源州首领依存福还任“邕州卫职”（即左右千牛卫将军等环卫官职）。他受到广西转运使章频“罢遣”当是在于圣八年（1030年）或九年（1031年），因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载，其时章频正在广西转运使任上。这样，作为依智光兄长的依智高，就不会是依存福死后阿依改嫁商人后始生。而且据《越史略》载，交趾李朝掳杀依存福是在宝元二年（1039年）。此时距皇祐四年（1052年）仅仅13年，也就是皇祐四年（1052年）依智高起兵反宋时还是个11、12岁的小孩，谁能相信呢？所以，事实明摆着：阿依未作商人妇，智高本为存福子！

二、依智高是今广西靖西县人

《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载：“初依存福知儂犹州”。交趾李朝掳杀依存福后，依智高“奔雷、火洞，复据儂犹州”。知邕州萧注说：“依智高父本山僚，袭杀广源州酋豪而据之。”（《涑水纪闻》卷13）这些记载说明，依智高父依存福本来是山僚，住在儂犹州，是儂犹州的首领。依智高在后来反对交趾李朝侵略、为父复仇中，也曾以儂犹州为根据地。“山僚”，在宋、元时代是壮族先民中比较落后的部分，也就是说其时他们的居地尚未得到王朝的恩准设置州洞，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所说的“山僚在右江溪洞之外”，“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蛮之荒忽无常者也”。“无酋长版籍”，言过其实。“山僚”既是一个社会群体，其内部就必然有“酋长版籍”，只不过是他们尚未向王朝“求内附”、“贡纳”、“注册”而已。这里，依存福既属“山僚”，其居地在“右江溪洞之外”，也就是在右江已“内附”“注册”的羁縻州洞之外，因此依存福所长的“儂犹州”，在宋人的记载中除了《宋会要辑稿》说及依存福、依智高时见及外，其它均无所见。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3与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记载“石鉴使人说（结洞首领）黄守陵曰：智高父存崑（存福之讹），本居广源州。弟存禄为武勒州刺史，存崑袭杀存禄而夺其地。又以女嫁广源州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袭杀刺史及其婿而夺其地。此皆汝耳目亲见也。”其中的智高父存福本居“广源州”，明显是错的，因为其下文紧接着就是依存福引兵杀广源州刺史才夺得广源州。知邕州萧注也说：“依智高父本山僚，杀广源州酋豪而据之。”他怎会“本居广源州”呢？北宋末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用《涑水纪闻》此段文字时，看出了其中的矛盾，省去了“广源”二字，但“本居州”又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宋时人对“儂犹州甚为生疏，原因就是它没有“注册在案”，查不到。由此可知，石鉴使人对黄守陵所说的依存福“本居儂犹州”，因司马光弄不明，于是误成了“本居广源州”。司马光在《涑水纪闻》卷13中还说“依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致使有些人据此称依智高是广源州人。但是，司马光这种说法是错的。他显然是将“儂犹州”的“依”存福与“广源州”的“依”民富视作一家了。

儂犹州在哪里？前引石鉴使人说结洞首领黄守陵说，依存福杀存禄并武勒州，杀广源州酋豪而并广源州；《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说依智高为反对交趾侵略，雪杀父之耻“奔雷、火洞，复据儂犹州”，说明儂犹州与雷、火洞及广源、武勒二州为邻近州洞。雷洞在今广西大新县西北下雷；火洞在今广西靖西县东南化峒；广源州治今越南高平省广渊；武勒州

为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广源州首领侂民富率领归附宋朝的10州洞之一，由于当时侂民富曾受到思琅州首领的阻拦，可知侂民富所率的10州洞当在思琅州（治今越南高平省重庆县下琅）以西地区，武勒州当在今越南高平省境内。如此，雷、火二洞在广源、武勒二州之北。交趾李朝攻占广源州，掳获侂存福，智高“奔雷、火洞，复据侂犹州”，说明侂犹州在雷、火二洞之北或左近地区。《读史方輿纪要》卷112载：“侂犹、安德，旧俱与广源接界也”；雷、火二洞“盖在广源、侂犹二州间”。安德州属黄氏势力，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7《奏为边事》曾提到安德州知州黄周南。“侂犹、安德，旧俱与广源接界”，说明侂犹州在广源州之北、安德州之东；雷、火二洞“盖在广源、侂犹二州间”，则坐实了侂犹州在今大新西北下雷和靖西县化峒镇之北。当时诚洞（今靖西县诚良）、计洞（今靖西县城），宋朝初年与雷、火洞，是侂民富所领的10州洞中的温州。如此，侂犹州其地当在今靖西县东部武平、同德等地。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认为侂犹州在今扶绥、崇左一带，离之太远。黄增庆的《壮族通史》751页说侂犹州在“今靖西县东部”是对的，可在同一页的另一处说该州“在今扶绥、崇左县一带”，显然又拿不准，再次重复了吕思勉先生的谬误。侂存福、侂智高的老家侂犹州在今靖西县东部，无论古代还是今日，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宋史》卷290《狄青传》载狄青在驳斥余靖等主张借交趾之兵来镇压侂智高时，明确地说这是一种“假兵于外以除内寇”的作法，“非我利也”。既是“内”，就是宋朝权辖范围内的事情，无需交趾李朝插足其间。狄青此话，对侂智高的国籍问题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三、侂智高时代，广源州是宋朝领土

侂智高是侂犹州人，不是广源州人。侂智高为广源州首领，是继承其父侂存福之职。侂存福夺取广源州成为广源州首领，其时间或在天圣七年（1029年）以前不久。据《梦溪笔谈》卷25载，侂存福成为广源州首领后，于天圣七年（1029年）归附宋朝，宋朝因授其“邕州卫职”。天圣九年（1031年），奸佞卖国的丁谓其徒章频出任广西转运使，“罢遣”侂存福，“不受其地”，侂存福为求生存，方才与其子侂智高“东掠笼州，有之七源”。

广源州，唐、五代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开宝元年（968年），交趾丁部领之子丁琏自称“交州帅”，号“大胜王”，七年（974年）遣使进贡，据《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0》载，宋朝“特进”丁琏为“检校太师静海军节度内观察处置使、安南都护”。而据《太平寰宇记》卷166载，广源州首领坦绰侂民富则是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始率其所属的广源、武勒、南源、西农、万涯、覆和、温州、弄州及古拂、八耽等10州洞内附，上交“岭南日（南汉政权）伪命诏敕（委任状）十道”的。广源州等10州洞内附后，宋太宗“诏授坦绰侂民富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将广源等10州洞“隶入邕州”，“为建武军节度”。当时，丁琏所领为“静海军节度”，广源等10州洞则为邕州“建武军节度”，二者互不相属。因此，元丰三年（1080年）及其前成书的王存《元丰九域志》卷10及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前集》卷20均将广源等10州洞列作邕州左江道所属羁縻州。

宋仁宗天圣（1023-1032）以后，交趾李朝积极向北扩张。据《越史略》载，天顺十八年（宋天圣五年，1027年），李朝以其太子李德政兵侵宋朝七源州，占领文州，并以平阳公主“嫁与甲峒首领甲绍泰”，以甲绍泰为“谅州牧”，用他作马前卒，蚕食侵吞宋朝的领土。侂存福自被广西转运使章频“罢遣”，“不受其地”以后，无所依托，宝元二年（1039年）在广源州建立“长其国”，“称昭圣皇帝，封其长子智聪为南衙王”。交趾李朝于是乘此机会

率大兵入侵广源州，俘掳依存福及其长子依智聪，迫使依智高归附。鉴于父囚于李朝，当年五月依智高曾献重达112两的生金一块给交趾李朝。可李朝却将依存福父子杀了，依智高气愤不过，为报父仇，将交趾李朝势力赶出广源州，先后于庆历元年（1041年）、八年（1048年）起兵反抗交趾李朝。庆历八年（1048年）此趟起兵，依智高坚持了5年之久。当他看到单力难以取胜，迫切要求归附宋朝，以使背有靠山面对强敌。谁知宋朝北方吃紧于辽与西夏，害怕南方得罪于交趾李朝，拒绝依智高的一再求附^①。迫于无奈，依智高在广州进士黄师宓、黄炜等人的策划下于皇祐四年（1052年）四月，率其5000兵沿右江东下邕州。据曾巩《与孙司封书》载，依智高攻下邕州横山寨时，“略其寨人，因其仓库而大赈之”。“赈”是救济，“之”指寨人。既然打开仓库粮米救济横山寨的人，怎么会是“略”？显然这是曾巩站在宋朝统治者的立场所行之语，实际是取得横山寨人的拥护。进入邕州以后，依智高建立南天国，自称“仁惠皇帝”。既号“仁惠”，自有“仁惠”之政，因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队伍由5000人迅速发展到了20000多人。依智高反宋求什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载，他是想通过起兵反宋求得“邕、桂七州节度使”，以抗击交趾李朝，收复失地。依智高与交趾李朝势不两立，反宋是逼不得已而为之的。宋朝为了苟安却装聋作哑，不认广源州为宋朝的边州。《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载，皇祐三年（1051年）三月，“广南西路转运司言：依智高奉表献驯象及金银。”宋仁宗说：“广源州本隶交趾，若以其国同贡奉，即许之。”可又不敢负责任，“诏广西转运司、钤辖司，止作本司意答”复依智高，将卖国的责任往下属身上推卸。交趾李朝不仅吃准了宋王朝对李朝割地求取苟安的实质，而且摸透了宋仁宗困于北方，“恐失交趾之心”^②，取寸让尺以息事的苟安心态，以及宋朝广西地方官员因循苟且、平安望迁的心理欲求^③，于是老实不客气，不只趁机于天圣五年（1027年）抢七源，占文州，而且于宝元二年（1039年）征广源、皇祐二年（1050年）夺西平^④。这些地方连同甲洞、苏茂州等在内，本来是宋朝的疆封。对于它们的沦丧，有血气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感慨系之：“大率自端拱（988-989）迄嘉祐（1056-1063）以来，两江州洞数为蛮（指交趾）所侵軼，潜举以外向。苏茂、广源、甲峒等处，入交趾者六十二村，故至今（交趾）长雄诸蛮”^⑤。“交趾外表朝贡之诚，内藏夺地野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天圣（1023-1032）中，郑天益为转运使，尝责交州不当擅赋云河洞，今云河洞乃入蛮徼数百里。盖岁月侵削，以致于此！”^⑥宋广西经略使范成大、邕州知州萧注表露的此类感慨，顺州知州陶弼的“南极诸蛮徼典型，斗间时复见飞星。君王仁恕将军老，五十溪州六万丁”^⑦诗句，抒发的仍然是此种感慨。所谓“仁恕”，就是懦弱、忍让、苟且。由于宋朝皇帝“仁恕”，千方百计讨好交趾，唯恐开罪于交趾^⑧，致使多少怀着报国之心将军老死林泉，致使邕州左右江精壮的六万洞丁有力使不上，眼巴巴地望着交趾随意侵夺蹂躏乡土！这是何等令人悲愤的情景！你退一尺，他进一丈，退让助长了贪婪者之心。熙宁九年（1076年）年底，交趾李朝以10万兵分水、陆两路入侵宋朝，占钦州，夺廉州，陷邕州，残杀了5、6万军民。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当年对交趾李朝进行了严正的自卫还击。当宋兵从交趾李朝手中夺回广源州时，《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六》说是“遂收复广源”。“收复”二字，道明了广源州仍为宋朝的领土。熙宁十年（1077年），宋朝以广源州为顺州，以陶弼为知州^⑨；设置顺州安抚都监司，“分画邕、顺两州溪洞，隶两安抚都监司”^⑩，以杨元卿为顺州安抚都监^⑪，加强对广源、思琅、谅、门、苏茂5州的主权治理。但是，交趾李朝重踞广源等州之心未泯，不时“袭击枕榔县”，“扬言欲图广源州”。元丰元年（1078年）十一月，顺州知州陶弼病死于任所；过后，顺州都监杨元卿、权发遣广南西路都监张吉、权管勾广南西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刘

子民等“皆以职事殁于顺州”^⑩，于是由当时的广南西路转运副使苗时中倡首，提出“不如弃之”的奏章。这暗合了宋神宗的心理趋向，元丰二年（1079年）十月十三日，他下令将广源州等5州之地扔给交趾了^⑪，声言“顺州荒远，瘴疠之地，朝廷得之未为利，交趾失之未为害！”^⑫元丰七年（1085年）十月，宋方首席代表成卓与交趾李朝首席代表黎文盛举行谈判，划分边界，议定以“上雷、下雷、温润、英遥、勿阳、勿恶、计、诚、贡、淶、频、任、峒、景、思、苛、纪县十八处，从南划界，以为省地”^⑬。这样，自开宝七年（977年）列入宋朝广南西路邕管羁縻州的广源依氏10州洞，除温州（在今广西大新县下雷及靖西县南）和古拂洞（在今广西那坡县）外，其它8州洞都归属于交趾李朝了。

五代时期，广源州10州洞为南汉刘氏政权所辖，这有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依民富归附时所交缴的“岭南日伪命十道诏敕”可以为证；宋朝统一岭南后，广源10州洞归隶邕管羁縻，属建武军节度，时达54年之久；天圣九年（1031年）广西转运使章频“罢遣”邕州卫职依存福，把他扔出宋朝国门之外后，依存福自求发展8年；宝元二年（1039年）交趾李朝趁机以武力掳杀依存福迫使依智高臣服迄于皇祐三年（1051年）依智高奉表求附宋朝不过12年，而这12年中广源州首领依智高一再反抗交趾李朝入侵的斗争。此时宋仁宗声言“广源州本隶交趾”是毫无理由的，荒谬的。依智高起兵失败了，拔掉了交趾李朝占领广源的钉子，交趾李朝侵夺了广源依氏领地的大部分地方。熙宁十年（1077年），宋朝自卫还击，收复了广源、思琅、苏茂、门、谅5州，建立了顺州都监司治理其地。可没过几年，宋仁宗又声言：“今顺州荒远，瘴疠之地，朝廷得之未为利，交趾失之未为害，岂可以自驱戍兵投之瘴土！”元丰二年（1079年）十月十三日宋又废顺州，将广源等州的“二万户”居民迁入内地^⑭，把广源等5州又扔给了交趾李朝。“朝廷得之未为利，交趾失之未为害”，这是宋神宗懦弱卖国而自慰式的一厢情愿，安南官方所撰的《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引宋人的诗句“因贪交趾象，却失广源金”进行嘲讽，可谓入木三分。

“广源州者，本邕州羁縻！”这是与依智高同一时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25中所说的一句话。此中的“本”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道出了沈括的深深的哀怨，也道出了当时人的共识，所以无论是《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九》还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0均说：“广源州旧隶邕州羁縻，本非交趾有也！”因此，依智高时代广源州为宋朝领土，即使撇开依智高为僭州人不谈，就他后来为“广源州首领”而论，他也是宋朝人不是交趾李朝人。1979年4月7日，国内有家传媒，说：“一〇五二年，越南封建军阀依智高曾建‘大南国’，侵略中国广西、广东的一些地区，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但是，仅过两个多月，该传媒即承认其“说法是错误”了。把依智高称作外国人者，其见识可谓是比不上近千年前的狄青的。

注释：①滕甫《孙威敏征南录》载：依智高“始乞本朝补田州刺史；不得，又乞教练使；又乞特赐袍笏；又乞每南郊时贡黄金千两，愿常于邕管互市。皆不许，至令入寇”。②《涑水纪闻》卷13。③魏泰《东轩笔录》卷12载：“皇祐末，诸司使陈珙知邕州。有司言：任内无边事，与除合门使。”陈珙赴任后，“虑事起而失合门使”，有边事，“皆寝而不报，亦不为备”。④安南无名氏《越史略》。⑤《文献通考》卷330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⑥萧注《露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0。⑦祝穆《方輿胜览》卷39《邕州》引。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3载：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八月己巳，“交州李公蕴又遣使来贡，学士院草赐公蕴诏有‘善抚黎民’之语。上曰：‘公蕴始不利于黎民，蛮夷不晓，或疑朝廷讥己，可令改易赐之。’”可见宋帝小心忍让到什么程度了。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0。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1、卷300。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0。⑬《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八》。⑭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⑯《宋史》卷341《孙固传》。

（作者地址：530021 广西药检所）

〔责任编辑：白耀天〕